

今年春节刚过，第十届国际花卉博览会还在筹备，崇明的友人就殷殷嘱咐：“到时候来看花啊！一次肯定不够。”

对于爱花的我来说，花博会真是个狂欢节。这两年因为疫情错过的牡丹，这次在崇明花博会的“百花馆”里看得真正过瘾。白、粉、红、紫、墨紫、绿、黄和复色的牡丹，用“姹紫嫣红”来形容毫不夸张。见到一盆重瓣的“豆绿”，连忙招呼同伴过来欣赏：“绿牡丹！”也许是我看起来像个“识货”的人，有位工作人员闻声走过来：“绿牡丹确实比较少见，不过有些绿牡丹花苞的颜色是绿的，绽开以后就接近白色了，要仔

细看才能看到一丝浅绿。那边的黄牡丹更稀少。”不远处果然有几株浅黄的“姚黄”。原来他正是牡丹之乡菏泽的养花人。他告诉我此时牡丹的花期早已过去，为了让花博会的游客欣赏到牡丹，场馆里这

当花博来敲门

戴蓉

些花都是算好时间控制温度特意栽培的。牡丹是高傲的花，传说中即便武则天的威仪也无法让它更改开花的时间。如今看花博的人，有位工作人员闻声走过来：“绿牡丹确实比较少见，不过有些绿牡丹花苞的颜色是绿的，绽开以后就接近白色了，要仔

是植物的“孕育、成长、变化与重生”；东馆则运用多媒体技术呈现“光影的花”。复兴馆和世纪馆之大，起初让我为自己的脚劲颇有些担忧，然而一走进去就沉迷在花海中，注意力根本不在自己身上。我从来没有一次看到过这么多兰花，建兰、蕙兰、石斛兰、蝴蝶兰……各种颜色和花型的兜兰和卡特兰。以前从未见过的章鱼兰和慧星兰，要俯下身仔细看标签才知道它们的品种。杜鹃花也像是杜鹃仙子来参加集会一般，各有各的风姿和意态。最让我惊喜的是那些高山杜鹃，往常必须忍受高海拔的缺氧和跋山涉水才能一睹真容的雪山杜鹃、太白杜鹃和纯黄杜鹃，如今就在咫尺之间，我几乎怀疑自己是在梦里。热带丛林馆的瀑布和水潭虽小但也像模像样，头顶艳红的宝莲灯和触手可及的鸡蛋花、芭蕉、红掌、棕榈和藤蔓，制造出一个异域空间，可以说是“小而美”的写照。



五子登科瓶 (中国画) 马伟彪

尾，立刻就有了水境的氛围。江苏馆临水的中式建筑上悬着“花间堂”的牌匾，让我想起江南的古典园林。山东园和河南园的牡丹、安徽园的亳州芍药都是当地重要的地理标志。甘肃园里的坡道上种着几排苦杏仁，向来分不清玫瑰和月季的人不太会留意它扁平的花朵，但花丛里散发出的玫瑰特有的甜香还是让人放缓了脚步。花协的花卉新优品种园中有一个小院子叫“当花博来敲门”，我和友人都很喜欢。入口处的竹编是幅抽象的山水画。院子里遍植绣球、萱草、百子莲、

玉簪、百合和月季，冷暖花色互相交织，绚丽却不杂乱。沿着小路走进室内，赫然发现那里是个小小的丛林。卧室的铸铁床上长满竹芋、白掌和青苔；餐桌上绿意葱茏，杯盘碗碟都成了配角，客厅的架子上藤蔓披拂、冰箱和烤箱上堆一盆盆仙人掌。花草不再只是装饰，而是和主人平起平坐的存在。虽说这是个理想化的生活范本，但植物确实让人眼目清凉，有了它们，房间里的光线和空气都会活起来。当花博来敲门，开门遇见植物的美好，心里的烦忧顿时飞去无踪。

车灯洪流随想

桂乾元

笔者住在内环高架附近。每当夜晚我站在朝南的阳台上向西南望去，只见高架上车流的前灯和尾灯，构成一白一红两股“滚滚洪流”。此时此刻，我不禁思绪万千，随想联翩。先是想起了30多年前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进修时，我住在柏林大道附近。当我夜晚在宿舍的阳台上小憩，只听大道那边传来海潮般的哗哗声——汽车轮胎与路面摩擦的声音，看到的就是这股川流不息的车灯洪流。回国后我撰写了《联邦德国风情》一书。书中我曾对此大发感慨：在我们国家，在我居住的海，何时可以见到如此壮观的车灯洪流，如此别样的盛况美景？……想不到，现在，确切地说是在几年前，上海及国内的许多城市，都有了这样的“洪流”和美景！

这股红白相间的“滚滚洪流”，是城市的血脉和律动。俗话说“一滴水照见太阳”。这汹涌的滚滚车流，既是上海交通条件极大改善的明证，又是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写照，更是社会生机勃勃的体现。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哪里会有这样的“滚滚洪流”？

这壮观的车灯洪流，表明了上海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很多人忘不了，过去乘公交车似沙丁鱼般人贴着人，车站上要有人帮忙“硬塞”才能关门开车的情景！现如今，在超大城市上海，公交四通八达，轨交约800公里，内中外环和南北高架、三纵三横大通道、绕城高速任车畅行！有人会说，交通条件是好了，但堵车也多了，塞车时间长了，令人心焦和烦恼。我要说，万事总有利弊。这堵车、塞车却是“开心的烦恼”：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没有经济腾飞，有几个人能买上私车？马路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车呢？

这靓丽的车灯洪流，也佐证了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这惊艳的车灯洪流，还昭示了年轻生活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努力工作，享受生活。这耀眼的车灯洪流，后车照前车，车辆的商标、样式和颜色被照得一清二楚：国产的、合资的、进口的；高档的、中档的、普通的；新的、旧的、半新不旧的；传统燃油的、油气混合的、新能源的……如此耀眼的车流，犹如一场国际性的、现代化的流动车展！

我还想到，在这奔腾的车灯洪流中，开车的大多是“朝九晚五”的“打工仔”。他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受惠者。工作日，他们可能因为加班加点而回家晚了；节假日，他们或是旅游度假归来，或是刚刚结束走亲访友，盼望着回到温暖的家，好好地调养歇息，投身明天的工作。啊，这夜晚车灯的“滚滚洪流”，这上海城市的一道靓丽夜景，使我想起了过去的许多往事，想到了日子越过越好的现在，还有对美好未来的展望和憧憬……

194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垂死挣扎，派出大批军警特宪，日以继夜，疯狂四处抓捕革命力量、进步青年工人学生。黎明前的黑暗，十分恐怖。是年三月，在永福路一幢洋房的三层阁楼上，亮着一盏小红灯。红灯前站立着三位女青年，她们面对红旗，举手进行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秘密，不怕牺牲，誓为解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苦难人能通过上幸福生活而奋斗终身。宣誓结束，领誓人语重心长地嘱咐三人说：现在你们都已共产党组织里的人了，你们要牢记党的宗旨，奋斗终身。这三位女青年中，就有我汪绍兰在。从我入党以后，在任何困难的时候，哪怕在遭受不白之冤时，我对党的忠诚，始终不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

这三个石碾子我是在一家民俗博物馆里见到的。它默默地蹲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毫不起眼。但却电光火石般地敲开了我久已尘封的记忆。

我到淮北插队的日子正值一年中农民们最忙的季节。“芒种忙，乱打场”，这句农谚的意思就是说小麦已收割完啦，已经运到麦场里啦，最繁忙的打场劳作开始啦。这时候石碾子就被大伙儿拉到场上来了。石碾子大多是用花岗岩、石灰岩等硬质石材加工而成，还要按上木质的石碾廓子才能使用。沉甸甸的劳动用具能给人结实而安心的感觉。小麦从地里拉回来，

一层一层先摊开在场里晾干，再一场一场地用石碾子碾压，以期让麦粒儿与麦壳儿分离。一般是套上毛驴拉石碾子碾压，还有的套上牛或骡马拉石碾子碾压。有时候牲口忙不

粗粝石碾子

许桂林

过来，还要使用人工来拉动石碾子。我干过压场的活。有时候牵着老牛，有时候牵着毛驴，一圈一圈地从里向外跟着牲口转圈圈。老牛是慢吞吞的，毛驴是急慌慌的。火辣辣的太阳照着草帽，草帽下是热滚滚的永远也擦不完的汗珠子。中国的农村使用石

碾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使用石碾子的记载。被誉为我国犁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唐代《曲辕犁》就有关于石碾的记述。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诗之六中云：“骑吹东来巷陌喧，行春车马闹如烟。系牛莫碍门前路，移系门西碌碡边。”说明宋代，石碾子已被广泛应用，几乎家家都有。农民在农忙时以石碾子碾压打场，闲暇时则以石碾子戳立门前，成为拴牛的石柱。那一年夏季打场时，我站在这场中间摊着的小麦上，长长地放着绳绳让牲口拉着石碾子溜圈转着。石碾子“吱扭吱扭”的声

夏深了，时常走过的那条小径，已经被草掩埋了大半，快辨不清来时的路径了。“浅草才能没马蹄”，说的是春天的草，夏天的草，无人打理会疯了一般长，夏天的一切都是丰盈充沛的，草木，阳光，雨水。

清晨，太阳还未升起之前，趁清凉到园子里逛，园子里静悄悄的，水中的荷花开得正好，有红色有白色，比起荷花来，似乎那一池碧水还有田田的莲叶更具有清凉意。荷叶上还点缀着几枚清凉的晨露，风一吹，碧荷摇曳，露珠纷纷落入池中，滚珠走玉一般。一张张荷叶随风而动，就像是翩跹的霓裳，屈原的《离骚》中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红楼梦中描写警幻仙姑“荷衣欲动兮，听环佩之铿锵”。

荷叶的任何形态都可以入诗入画，从最初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接天莲叶无穷碧，从青葱的翠绿到如今的深碧如水，体现出的是夏的深淡浓淡，时光的变化。

临水的香蒲蒲从深深，清风过处，有一种蒲子特有的香气。这时候的香蒲结出了肥硕的蒲棒，圆柱形，棕褐色，上面被覆着绒毛，凑上去闻很袭人的清香。一枝枝蒲棒在水中摇曳，就像是水中点着的蜡烛，顶端还有灯芯状的细茎，采一枝回去，插在那只紫釉钧瓷瓶中，倒比别的花别致些。过去人们常用蒲棒做枕头，蒲绒质地柔软，有清热解毒安神功效，父亲说他小时候的枕芯就是用蒲棒做的，每天睡觉都有一股子清香，听得我都向往起来。

现在走在路上偶尔能听到几声稀疏的蝉鸣，很散漫，不够悠扬。城市现在能听到蝉鸣也是不易，不是不够响，而是现在都是硬化的水泥路面，或是健康步道，不利于蝉的幼虫存活，自然蝉就少了。白天很难听到蝉声，午夜时分，想领略清风半夜鸣蝉的清凉与诗意更是不可得。如今想听蝉鸣得入山野，有一年在座茶园吃饭，树林外众蝉齐鸣，时而悠扬，时而高亢，像是一支协奏曲，从来没听过那么响亮的蝉声，带着太阳耀眼的光泽。山里空气清新，草木丰美，蝉饴甘腴肥，声音就格外清亮，那天在树荫下足足听了半日蝉声。

傍晚，太阳落山了，路边暴晒了一天的木质长椅上去仍有几分温热，进入小暑，天气越来越炎热了，真正进入了三伏天了，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每天傍晚母亲会熬上一大锅绿豆汤，母亲熬绿豆汤很有心得，先是中火煮二十分钟，煮至绿豆开花，然后关火焖上二十分钟，这样煮出来的绿豆汤绿豆粒粒开花，软烂，吃起来起沙。熬好的绿豆汤并不是绿色，而是呈琥珀样的深红色，放上白砂糖，吃起来开胃解暑生津。放凉之后还可以将绿豆汤放到冰箱冰镇起来，热得大汗淋漓，吃一碗冰凉清爽的绿豆沙，暑气也消了大半。

音，响在火热的正晌午时分，显得特别清脆而鼓噪，在这种响声中我常常会觉得疲惫，昏昏欲睡，但农民们却在这响声中听到了希望，精神头越来越大，不是拿杈子去翻场，就是拿着扫帚扫场边儿。

千百年来，石碾子与淮北的农民兄弟相依为伴，长相厮守，不离不弃。但随着农业迈进了机械化，石碾子渐渐失去了用

武之地。现在每年一到芒种的日子，彩色的田野里奔跑的都是大小型的收割脱粒机。金黄色的小麦从机器口进去，出来的就是黄澄澄的小麦粒儿。整个淮北平原的小麦从收割到脱粒到销售总共用不了一个星期。农民们真的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他们看见的是金色的现实；闻到的是醉人的芳香；尝到的是大自然的恩赐；享受的是美好生活的喜悦。而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石碾子，作为农业变革的见证默默地进了民俗博物馆。

石碾子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今天的孩子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睁大眼睛，跟着我们去追寻曾经的故事，老牛拉石碾子时那“咿呀咿呀”的音符也早已飘散在历史的云烟里了。但是石碾子是有根的，它的根扎在乡下，扎在世代人们的记忆里。它让我们的子孙能寻找到它的根脉，体会到先人曾经的劳作、奋斗和对生活的热爱，触摸到那些粗粝的质感和岁月的变迁。

一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诺言，我们在缺医少药的山区奋战十几年，救治病人，培训医生。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小暑，草木欣荣暑正盛

玉玲珑



十日谈

心中有信仰 责编：刘芳